

★张惠棠
□张惠棠
★作茧自缚



★家有仙妻
□郁柏年

兼职起名

老婆肚子不见大，倒先急着让我给孩子起名备用。我告诉她名字早想好了，于是提笔把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写在了稿纸上。老婆说：“这名字咋这么熟呢？”我斜她一眼说：“你不是一心想让咱孩子也当歌星吗？”

老婆丝毫不理会我的讽刺，抓起稿纸和笔就下楼了。回到家，老婆开始把邻居小周的话挂在嘴上：“教育不但要从娃娃抓起，更要从娃娃的名字抓起。”原来她专门跑去找在起名公司上班的小周咨询起名要领。老婆还告诉我，小周他们公司近年生意火得很，有时候帮人家起个名字就收上千块钱。

过了几天，正吃晚饭的时候，小周突然登门。进来就对老婆报喜：“嫂子，你那天给我看的两个名字卖了，这是提成费。”话音未落，小周掏出100元放在饭桌上。

等小周走了，我忙问老婆怎么回事。老婆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就是你那天说的两个歌星的名字，小周说可以通过他们公司卖了赚提成，我随口说得好呀，哪知还真卖了！”我一脸惊讶：“那两个歌星的名字地球人都知道，谁这么笨？就是想给孩子起歌星的名字，也不用花钱买呀！”

老婆得意地说：“要不说你死脑筋，这里面是有技术含量的，尽管名字的后两个字还是那两个字，可我是颠倒着写给他的。”

★弄巧成拙
□郭美文

带头鼓掌

社区举办了一次家庭才艺大赛，我们一家三口一路过关斩将，竟然杀进了决赛，对手是七号参赛家庭。

中午，妻子与我开始对这场比赛进行了分析，如果单凭实力，我们肯定不如人家。可妻子是个好胜心极强的人，她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对我说：“你注意了没有？这次比赛的评分标准全靠现场观众的掌声来决定，而现场观众明显受评委的影响，只要评委不鼓掌，观众也不会太附和。你与那个评委小刘不是铁哥们吗，你去跟他说说，让他在七号家庭上场后不要鼓掌。”我迟疑着说：“为这么件事去走后门，至于吗？”妻子的态度很坚决：“既然到了这一步，咱们可不能输给人家，要不然多没面子。”我拗不过妻子，只好同意了。

我找到小刘说明来意，小刘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晚上，比赛地点设在楼下的那片小广场上。我们一家先上场，表演完后小刘带头鼓起了掌，气氛果然热烈。轮到七号家庭了，没想到人家刚一出场，小刘“啪”地一声鼓起掌，像连锁反应似的，他们的整个表演掌声不绝。妻子在旁边铁青着脸望着我，我也心中纳闷：这小刘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？怎么出尔反尔？我不禁冒出一股火气。等散场后质问小刘，小刘一脸无奈的样子，叹着气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坐的那地方老是有几只蚊子在附近飞来飞去，我并不想鼓掌，可是没有办法啊！”

★后生可畏
□王恩亮

特异功能

儿子今年只有8岁，是个十分调皮的孩子。一天我去开家长会，老师对我说：“你好好管管你的儿子吧，他时常和同学们打架不说，上课还从没注意听讲过，做小动作成了家常便饭。”

回到家中，我把儿子叫到一旁说：“儿子，现在你不是上幼儿园的孩子了，应该懂事才对。如果你整天还调皮捣蛋不好好念书，将来是不会有出息的。”

儿子听了我的话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发现有很多身怀绝技的人，没好好读书照样挺有出息的。”我说：“这事你不能跟他们比。”儿子说：“怎么不能比？其实我也有特异功能。”“你有什么特异功能？”我不解地问。儿子洋洋得意地说：“我会让人生病呀。我从上幼儿园至今，有很多老师都对我说，一看到我就头疼！”

★啼笑皆非
□王秀荣

祛斑效果



前些日子，我脸上长了几颗粉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，虽然这些粉刺的疤都已逐渐下去了，可曾经长过疤的地方肤色却比脸上其他地方的肤色深一些，看着就像长了一块黑斑，这成了我的心病。

昨天，我摸着这块斑，对着化妆镜左看右看，不禁自言自语道：“祛除这块黑斑要用什么药呀？什么时候才能下去呀？真烦人。”听了我的话，老公说：“你别着急，什么药都不用使，最多过了今年夏天，肯定就能下去了。”我好奇地问：“你真有这把握？”老公笑着说：“到了夏天你就会被晒黑了，到时候这块斑不就看不出来了？”

本版插图 孙昱

★童心灿烂
□王留强

差点露馅

路路5岁了，身体一直很弱，经常感冒挂针。天热了，我想干脆每天带着路路去练习游泳，这样可以增强一下路路的体质。

周六上午，我带路路到就近的一家室内游泳馆办一张月票，按照服务人员的引导，先到医务室体检。进了医务室，当班医生正在玩电脑游戏，他示意我们坐下，让我填写一张表格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有没有禁忌的病？”我知道他说的是皮肤病和传染病一类，就回答道：“我非常健康，这些病从来不会找我的。”医生又问：“这孩子呢？他有病吗？”他这一说，我看见路路捂着嘴直往我后边缩。我忙拉住路路，往前一推说：“这孩子才多大呀，他健康着呢！”

医生打量了我们一眼，就在我填写的表格上签了“合格”两字，然后又龙飞凤舞地划拉上自己的名字，说道：“到办公室去办证吧。”

我拿着单子出了门，路路小声地说：“爸爸，好险呀，刚才差一点被医生叔叔看出来。”我说：“看出什么？咱又没病，怕什么？”路路说：“爸爸，你忘了，我昨天晚上感冒还没好，刚才差点咳嗽出声被叔叔发现。”

像单身汉一样“飘零”

此后的三年“春晚”我和黄宏连续合作。1991年是《手拉手》，1992年是《小保姆与小木匠》，1993年是《秧歌情》。

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《秧歌情》回到家，快夜里12点了。儿子高烧39.9℃。我抱起他就奔医院，孩子病得那么重，我为了“春晚”好多天也没照顾他，我内疚极了。

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，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。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：“大夫，我儿子快40℃了，麻烦您给看看。”

她抬起头，突然发现是我，随即笑起来：“宋丹丹，你演的老太太真好！”

“我儿子快40℃了。”我重复了一遍。

“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？真像！”她依然笑着，“你先告诉我，然后我才给你看，不告诉我不给看！”她依然呵呵笑着。

宋丹丹情感自述 (二十八)

本书原名《幸福深处》。宋丹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和婚姻，对亲情和友情的记述也在书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。她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和孩子们都是最可爱的主角，甚至先生的前妻也是她的知心密友。他们的日子其乐融融，读来令人开怀而温暖。同时，她还为她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——黄宏、赵本山、濮存昕——倾注了很多的笔墨和真情。

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，我想骂人。我觉得委屈，我太恨她了，但我不敢流露，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。我把眼泪擦了一下，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黑颜色。

从那以后我连续4年没上“春晚”。我很厌恶人家见我我就笑，厌恶被人称为“女笑星”。我不愿意离自己心中的“大艺术家”目标越走越远。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让人觉得我“有分量”和“有思想”了。

黄宏说他那4年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那么“飘零”。他不停地更换着搭档，当然，

那些小品也不错。

直到1997年底，我与现在的先生新婚不久，他说：“妮儿，往年都是我在电视里看你上春晚，你是明星大腕儿，现在你是我老婆了，你也让我尝尝这滋味儿。等年三十儿，我们全家围着电视看我媳妇儿给全国人民演节目，等你回来吃饺子。”

我心里一暖，很快给黄宏打了个电话：“黄宏，今年我跟你上！”

我们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《回家》，黄宏在戏里也管我叫“妮儿”。那是我献给先生的新年礼物。

第二年，我们还合作，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么内容。他每出一个题目，我就反驳，我不大赞同他编小品过于追求“立意”。我认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就算成功，当然，最难的就是把人逗笑。最后，他想出一个点子，演一个修自行车的，帮别人给车打气儿，“气不足就得打点气儿，气太足就得放点气儿”。我觉得还是同样的问题——寓意太深，他却对这创意充满了信心。于是我对他说：“黄宏，这样吧，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点子，你就和别人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性格。

很快，《昨天，今天，明天》诞生了。一经亮相，戏惊四座，谁看了都说好。但我笑不起来，因为我发现黄宏不理我了。

如果说那4年我们俩像“离婚”，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来，大概像眼瞅着自己的老婆嫁给了自己的朋友，并且人人都夸人家俩过得

得好。虽然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，但心里还是有些内疚。毕竟快10年了，太多的记忆，太多的情感，我们俩情同手足，常常形影不离。

但是很快，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“视而不见”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再很快，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。

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”我常常想，“我又没卖给你。”

“是你先和别人演的，凭什么我不能和他人合作？”

我越想越气，也开始用“冷酷”回敬他。